

杨刚(国家一级编剧、《山里的泥鳅》编剧) 参与创作《山里的泥鳅》,我有三点体会:首先,关于创作该剧的初衷。安徽省委宣传部和安徽话剧院非常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主创人员在充分研究和论证之后,一致认为这一题材非常新颖。作为一名编剧,我个人也认识到创作一些关注孩子成长的现实问题的作品,对于丰富儿童剧舞台非常有必要。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将农民工(来自农村的狗阿黄与城市宠物狗阿雪)。其三,该剧从创作到演出的成功,与编创人员和安徽省话剧院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紧密合作是分不开的,这是日后创作优秀的儿童剧作品应该借鉴和坚持的。

朱海燕(安徽省话剧院副院长、《山里的泥鳅》导演)我国现有1亿多农民外出打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子弟进城读书,出现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我们在发现和选取农民工子弟进城这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时,认为这是当下教育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重要话题。儿童戏剧工作者应该以艺术形式去关注、表现他们。

为把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搬上舞台,唐大康院长及安徽话剧院全体演职人员为排演这个戏做了很多努力,请教师、孩子在一起座谈剧本,青年演员们为更好地塑造角色利用休息时间到火车站、学校、社区、街道上去观察生活,找孩子的特点,一遍遍地排练。在全剧的作曲、编舞方面,也不断修改。希望借助专家研讨的宝贵机会,进一步修改打磨《山里的泥鳅》,使其成为精品。

李庆成(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 戏剧家应当有人文关怀,感谢儿童剧《山里的泥鳅》对农民工的关注。剧目抓住了在城乡对立方面人们产生的思想、心理和经济的问题和矛盾,具有现实意义。此外,戏剧终究是塑造人物,《山里的泥鳅》的人物各有各的性格特点。剧中的狗也塑造得不错,适应孩子喜欢小动物的需求。

好的儿童剧应该发人深省。实际上儿童剧和成人剧一样,都应当是深刻的,并且在儿童剧创作中首先应当追求它的深刻性,不能仅仅满足于就事写事或是为游戏而游戏。当然,儿童剧有儿童情趣,而儿童情趣是在艺术形象塑造中体现出来的。剧中孩子们由于思想、生活环境等各种差异,彼此抱有偏见。但这时城里和乡下的两个狗却已经和好了,这个细节发人深思。但是,剧中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探询应当更加简化、单纯一些,以更好地符合儿童剧的表现特点。

王育生(中国剧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国庆60周年,安徽省话剧院的《万世根本》和儿童剧《山里的泥鳅》两台戏进京演出,引起了观众强烈反响。这两台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注并抓取时代最尖端的课题,体现了剧目组织者的立足点具有的高度,这两出戏确实都能引发人的深思,具有较重的分量。



《山里的泥鳅》涉及到学校里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友爱,不应该歧视、欺侮弱者的思想,这本来是个常见的传统的主题。但是,由于该剧被赋予了时代前沿的背景,因而便具有了全新的社会含义。

《山里的泥鳅》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舞台表现手段丰富,剧场气氛活跃热烈,场面好看,舞台上充满了青春活力。作为儿童剧来说,这是最值得珍视的优点。和小朋友一起看戏时你会发现,从始至终,无需外力引导,不必老师维持秩序,孩子们看得非常专注,而且津津有味。我特别欣赏该剧把两条狗阿黄和阿雪的戏,给予了几乎和主要人物角色同等重要的地位。“狗趣”与“人情”在戏中交相辉映。这既是作者之功,更得导演之力,而演员的发挥则使之锦上添花,臻于完美。

唯一需要斟酌的是,泥鳅偷了小狗阿雪卖钱的情节。这个情节直接影响泥鳅的形象塑造,万万大意不得。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彼此的情感是相同的,这才有了演出现场的“共鸣”。

而这种“共鸣”是由演员们塑造的鲜明的舞台人物形象传递的。该剧描写泥鳅、苗妹、憨大柱等农民工的孩子与城里孩子咪咪、周亮、李小白等之间在思想感情、学习态度和人生追求方面的矛盾与差距。农村孩子朴实、勤劳、真诚,但在学习方面因为见世面少而赶不上城里孩子;城里孩子见识多,学习条件好,却缺乏农村孩子的朴实。剧中通过“偷表事件”展现了农民工孩子和城里孩子之间的相互看不惯、互相排斥。又通过一系列的思想碰撞与情感沟通,他们逐渐消除了隔阂,互相关爱、互相学习。比如咪咪仗恃着自家经济条件好,处处蔑视农村来的孩子。可是,她的手表丢了,是泥鳅捡到后主动还给她的,她开始却怀疑是泥鳅偷的。她在生病住院期间,恰恰是她最看不起苗妹每天“偷偷地”给

互帮助、学习。该剧主题鲜明,对孩子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其次,全剧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儿童形象,既有纯朴善良、勤劳助人的田泥鳅、苗妹、大柱等农村孩子,也有略带娇气、天真活泼的甜甜、咪咪、小白等城里孩子,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塑造了两个可爱动人的形象——山里猎犬阿黄和城里宠物犬阿雪,通过两只狗的相互熟悉、友好相处从另一侧面传递和谐、关爱的主题,而两只狗的形象的塑造,既符合儿童所常有的奇妙幻想又增添了孩子们的观赏趣味,在演出过程中引起小观众强烈的思想共鸣,起到了进一步深化主题的作用。第三,《山里的泥鳅》针对着儿童观赏的独特性,全剧载歌载舞,音乐旋律节奏清新、明快,舞蹈动作设计新颖、活泼,舞台呈现丰富多彩,演员表演十分出色。

吴晓江(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山里的泥鳅》在题材的选择、人物



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剧中两只可爱的小狗,没有任何社会偏见与歧视,既折射出孩子天真纯洁的心,也寄托了艺术家们美好的愿望,成为这部儿童剧的点睛之笔,非常精彩。

儿童剧是非常需要关心的剧种。这些年来,安徽省话剧院坚持儿童剧演出,令人钦佩。自2001年开始,每逢周六、周日下午,他们举办儿童戏剧专场,坚持以几元至20元的低票价演出。演出既有改编自世界名著的童话剧,也有大量的关注儿童生活成长环游剧的原创新剧。《山里的泥鳅》自2007年9月在合肥首演,迄今演出100多场,包括在多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专场演出。2008年在参加上海第七届优秀儿童剧展演中获得“最佳剧目奖”;今年3月,由文化部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在广州举行,《山里的泥鳅》在全国21台剧目中脱颖而出,获得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二等奖,成为仅有的四个获奖节目之一,获得观众积极响应和专家好评。这些都证明了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安徽省话剧院的儿童剧《山里的泥鳅》一路走来,已经有了110场的演出纪录。伴随它的,还有第七届上海优秀儿童剧展演“最佳剧目奖”、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二等奖等荣誉。我们欣喜地看到,带着这些好评,这出戏剧还在继续攀登着,向着新的境界和高度。

农民工子女——这一随着父母辗转徘徊于城市阴影中的边缘群体,在这部戏中走到了明亮的前台,走到了城市孩子们中间。于是,在两个巨大的群体之间,在不同的生活背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不同观念和思维方式之间,教室不再是教室本身,它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缩影。手表事件、考试事件、番茄事件、卖狗事件……混乱、嘈杂,不断产生的新问题中,双方相互之间的误解和成见在对接,在碰撞,孩子们的心态和情感也随之在发生改变,慢慢变得能够善解人意,相互理解,和谐相处起来——看完演出,这份温暖依然打动人心。

在歌舞化和拟人化的艺术形态中,农村孩子泥鳅带来的乡村土狗阿黄与城里孩子咪咪的贵妇狗阿雪,成了可以与孩子角色媲美的剧中主角。脱离了人类世界的观念羁绊,二者之间的敌视、打斗、嬉戏和亲密构成了角色本身。它们之间由相互排斥到相亲相爱的过程成为动物天性的一种自然流露。它们的存在,不仅与孩子世界以及背后的成人观念形成一种对比,而且提供着丰富的启示和想象。

唐大康(安徽省话剧院院长)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许多农民工子弟随父母来到城里,他们怎样适应新的环境?这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为此,安徽省话剧院创排了《山里的泥鳅》。

2007年,在该剧创排之初,我们遇到了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仅仅筹集了20万元资金。但我们现在有条件上,追求舞台表演上的最佳效果。此后,文化部的有关领导以及安徽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政策、经济支持,为进一步打磨剧目提供了条件。剧目先后荣获第七届上海全国优秀儿童剧展演“最佳剧目奖”和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二等奖。

这是一次高水平、高质量的座谈会。安徽省话剧院将根据专家建议对剧目做进一步加工修改、润色提高,力争打造成精品力作。

(本版内容按发言顺序摘登,刘茜、王连文整理,图片由本报记者卢旭摄)

向新的艺术境界和高度继续攀登——“优秀儿童剧《山里的泥鳅》专家研讨会”发言摘要

喜迎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由安徽省话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万世根本》和儿童剧《山里的泥鳅》共同进京参加献礼演出,成为首都舞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两台剧目观照现实,紧紧抓住时代前沿问题,发人深思。和《万世根本》讲述30年前小岗村最先开启的中国农村改革这样的重大题材不同,《山里的泥鳅》选取了当下突出的社会问题,故事围绕农民工子弟进城展开,童趣浓郁,情感真挚,拓展了儿童剧的表现题材,把握了时代脉搏。

9月2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安徽省话剧院主办召开了“优秀儿童剧《山里的泥鳅》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对其艺术表现特点及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其进一步打造舞台艺术精品提出了宝贵建议。



刘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山里的泥鳅》之所以广受好评,一是该剧在题材方面的开拓意义,二是人物形象的清纯、可爱。《山里的泥鳅》关注的是今天社会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外来打工者家庭的孩子教育问题。此前,描写打工者生活的话剧有《野草》(编剧张明媛,齐齐哈尔话剧团1989年演出)和《打工棚》(编剧李世勤,云南省话剧团2002年演出),写的都是成年人的生活。描写打工者孩子的教育问题,《山里的泥鳅》是第一个。因此,该剧在儿童剧创作题材方面具有一种开拓意义。观众看戏时的感动实际是被剧作家和演员们感动了。因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正是

她送西红柿。泥鳅是剧中塑造的最生动的一个形象。他既有农村孩子的质朴、勤劳,又有着城里孩子的聪明。他热爱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关心同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但是,他也有农村人的莽撞,为帮助苗妹妈妈治病,他竟想把咪咪家的名贵犬阿雪卖了。城里孩子对苗妹一家的真诚帮助感动了他,使他感到万分的羞愧。憨大柱在“憨”态中显示出一种可爱,苗妹的真诚、善良,咪咪的娇气与爽快,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的两只小狗——泥鳅家的阿黄和咪咪家的阿雪,写得非常可爱,两个演员的表演也惟妙惟肖。当泥鳅和咪咪等人闹矛盾、吵架的时候,两只小狗却悄悄地走到了一起,亲昵地戏耍、玩闹。这一笔写得轻松自然,令人回味无穷。

邹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儿童剧不同于一般戏剧,是有其独特性和审美评判标准的。应该把握儿童心理,具有儿童情趣,让孩子们喜欢看,让他们的心趣易于接受,要表达儿童的美好情感、善良愿望和天真可爱、活泼上进的特点。安徽省话剧院的《山里的泥鳅》正是一部具有上述特点的优秀儿童剧。

该剧选取了当前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反映随着进城参加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农民工父母来到大城市上学的农村孩子在城里的学习、生活。由于现实社会中的城乡差别,以及生长与教育环境的差异,城里和山里的孩子们在刚接触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隔阂与摩擦。城里人对农民工的误解与歧视,家长在言语中夹杂的对乡村的贬低,无疑强化了孩子之间的不协调。如何看待这样的矛盾,如何教育孩子彼此和睦相处、相互学习优点,这是当前摆在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面前的新课题。

《山里的泥鳅》表现了孩子们纯朴、真诚、善良的心灵,逾越成年人所逾越不了的鸿沟,让孩子们乃至大人们学会理解、宽容、尊重,相

性格的塑造和叙述故事的方法等方面有诸多亮点:首先,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价值观念转变和城乡差别的转变都是巨大的,而实现物质资源、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山里的泥鳅》基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差距这一现实创作而成,是一部反映人们文化价值观念差别的期待,从这一层面来讲,该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囿于成人的视角,儿童剧充分表现人物性格并非易事。该剧通过对孩子缺点、优点、不同家庭背景和社会状态背景的刻画,塑造出了孩子不同的性格特征、行为逻辑与行为方式,让人印象深刻。再次,整场戏比较流畅,这取决于剧本和导演两方面的因素,巧妙的故事情节衔接和歌舞的编排使剧情过渡和展开都比较顺畅。

杨乾武(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这是一部极富艺术潜质的现代儿童剧。所谓艺术潜质不只是说作品关注了农民工子弟,表现了都市儿童成长中的烦恼,教育孩子们正确对待城乡差异,倡导农村与城市同学和谐相处;也不仅是指以幽默愉悦的歌舞剧形式吸引并打动了儿童及成人观众。重要的是,《山里的泥鳅》提供了一个优质的艺术形象,这一形象足以令人生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强烈的期待,同时也确立了作品富有现实感的立意。我们知道,作为动物的泥鳅不仅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药用价值高,并且四季生长,生命力极强。那么,作为艺术的审美的泥鳅,而且是大山里来的泥鳅当然应该是丰富多彩、生动独特、魅力无限的。

大山里来的田泥鳅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不仅是某种独特性格的塑造,更应是一种富有魅力的思想价值观念的追求。所谓富有魅力的思想价值观念不仅仅是指对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城乡、贫富、土洋等是非和偏见的批判或否定,关键是要超越高分成功、成名成才、先进文明、落

后愚昧等流行价值观,确立并认同充满童真童趣的敢想敢当,自尊自爱的人格理想。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 时代与现实,城里与乡下,人与狗,隔膜与融通,这是安徽省话剧团演出的儿童剧《山里的泥鳅》留给观众的鲜明印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一方面,城市与乡村在地缘上的分野逐渐模糊,另一方面,城与乡在人们意念中的差别依然明显。当时髦的文艺趣味越来越远离现实,习惯于把关注的视点瞄向久远的历史和高雅的小众之时,《山里的泥鳅》关注着当下农民工子女的境遇问题,这一艺术取向难能可贵。

三个农村孩子泥鳅、苗妹和憨大柱怀着忐忑和期待的心情,来到城里的学校,感受着城市文明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环境的挑战。的确,当下的城、乡之间,存在着文化、经济、性格、习惯的差异,固有的偏见也影响着彼此的认知。咪咪丢了手表怀疑泥鳅偷了,个别家长要求老师分开同桌学习的城、乡孩子,苗妹英语成绩差,同学们担心因此丢掉小组的流动红旗。

现实当中,总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孩子们彼此较劲,让泥鳅的乡下狗阿黄与咪咪家的宠物狗阿雪比本事,阿黄和阿雪却相互欣赏,彼此相依。这一细节饶有趣味,狗都可以相惜,人岂不能相容?《山里的泥鳅》从儿童心理出发,挖掘了他们心底共有的纯真、善良的品质,表现了他们逐渐理解、融通、相知的情感轨迹。歌舞的运用增强了戏剧的节奏感和表现力,狗与人两条情节线相互交织,彼此反衬,增加了儿童剧的趣味性,深化了理解与包容的主题。

剧中塑造的儿童形象也同以往,具有鲜明个性。泥鳅聪明却也敏感,城里人的一言一行都让他担心伤及自尊;他争强好胜,学习成绩领先他人;他勤劳懂事,主动打扫学校的厕所;他讲义气,有担当,为了帮助家境困难的苗妹,情急之中,甚至想偷着卖掉同学咪咪家的宠物狗阿雪。后来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剧中的其他人也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大柱憨实、敦厚,苗妹温婉、纯美,咪咪骄纵、任性,周亮偏执、率真,小组长少年老成。

戏的结尾,泥鳅因为爸爸工作调动,他又得奔赴新的城市。人与人的关系又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与适应。这是现代人生的缩影,是戏剧情绪的延宕,令人回味无穷。

王福麟(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山里的泥鳅》题材选择很新颖,人物塑造也很鲜活。作为首部以反映农民工子女为题材的儿童剧,意义重大。农民工在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巨大,如何反映他们,特别是反应和关注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与生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剧关注现实生活,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遇到的困境。基于不同成长背景的城乡孩子的性格各异,该剧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也很鲜活。演员朴实的表演给戏增色不少,具有很好的舞台表现力。狗在剧中发挥了人所发挥不了的作用,这是该剧的高明之处。

总体上来讲,该剧已经非常完整,但从导演、舞美等方面来讲有待提高,例如换景不一定坚持传统单一的“黑灯换景”的方式。

该剧有必要对部分情节进行压缩,让其更加紧凑。关于如何看待泥鳅“偷狗卖狗”的行为,我们应该确定一个视角,因为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其性质是不一样的。这一情节的处理对于泥鳅形象是否有损害,值得讨论。泥鳅毕竟是一个山里长大的农村孩子,不宜将其塑造为一个“高、大、全”的形象。

温大勇(原《剧本》杂志主编) 儿童剧《山里的泥鳅》在北京的演出获得了成功,无论是其剧本编写还是舞台呈现,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尤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对现实的关注,二是表演。

与常见的儿童剧不同,《山里的泥鳅》将三个来自山里的淳朴孩子作为戏剧主人公,写他们随打工的父母闯入城市生活后面面对的困惑与矛盾。“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曾被视为“另类”,受到并不总是公正的对待。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这些儿童的成长,这越来越会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值得全社会关注。安徽省话剧院和编导者们发现并选取了这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以积极的态度去表现城里孩子和乡下孩子的相互理解、尊重和交融,体现出艺术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感。

青年演员们展现了强大的表演实力——当然这也来自于他们对角色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他们所扮演的孩子(无论是乡下孩子还是城里孩子,包括那些小狗)都能被小观众们接受、喜爱,这从热烈的剧场反应就可看出。儿童剧要有情趣,要好看,这里有编导的作用,更需要有表演者的艺术发挥。

徐涟(《中国文化报》编委、理论部主任) 在我们今天的城市,大到城市建设,小到家庭生活,都离不开外来打工者的辛勤劳作。打工者既成为城市实际生活中的一员,却也是城市生活的观望者。《山里的泥鳅》讲述了农民工子弟进城上学 的故事,实际上是选择了一个当代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题材,表明了安徽省话剧院的艺术家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艺术敏感性;同时,以儿童剧的方式来展示这样重大的主题,讲述山里孩子与城里孩子之间发生的故事,与孩子与狗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实际上又巧妙地回避了许多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放到故事的背后,引发人们的深思,这也正是《山里的泥鳅》